

# 女人之间

任青 著

——女人之间就是这样微妙，它可以比爱情美好，比恋爱无伤；又可以被嫉妒撕裂，被攀比灼伤；它可以比爱情更恒长、更朴素、更细微、更温暖，又可以毫不设防地将彼此伤到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女人之间，可以比爱情还温暖，  
也可以因一句话而决绝。  
女人之间，总有太多的心事要倾诉，  
间或美好，间或伤害，都有它有趣的延展。

温暖又感伤的心灵读本

*The emotion between women*

明知道爱情那么伤，女人依旧飞蛾扑火。  
而女人之间的故事，竟比爱情本身更多了  
几层辗转、意外与深意。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女人之间

任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人之间 / 任青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04-5372-4

I. ①女…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8768 号

## 女人之间

---

作 者: 任青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8.75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5372-4

定价: 34.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 010 【五年前 早春 初遇】
- 014..... 第二章
- 018 【五年前 春 格子间的女人】
- 026..... 第三章
- 029 【五年前 夏 画中的女人】
- 037..... 第四章
- 039 【五年前 夏 画展】
- 045..... 第五章
- 050 【五年前 夏 裸体女人】
- 059..... 第六章
- 061 【五年前 秋 目光如炬的男人】
- 069..... 第七章
- 073 【五年前 冬 爱情最霸道的地方】
- 080..... 第八章
- 082 【五年前 冬 等爱的女人】
- 088..... 第九章
- 090 【四年前 早春 一场闹剧】
- 104..... 第十章
- 108 【四年前 春 画展风波】
- 123..... 第十一章
- 126 【四年前 夏 那封信】
- 138..... 第十二章
- 140 【四年前 秋 美女作家】
- 147..... 第十三章
- 151 【四年前 初冬 搬家】
- 163..... 第十四章
- 170 【四年前 最冷的那个冬天】

181..... 第十五章

184【三年前 初春 抽丝剥茧】

192..... 第十六章

194【三年前 夏 心软】

201..... 第十七章

204【三年前 秋 吞噬】

209..... 第十八章

212【三年前 初冬 聚会】

218..... 第十九章

224【两年前 早春 万念俱灰】

229..... 第二十章

233【两年前 春 女人之间】

245..... 第二十一章

248【两年前 夏 闪婚】

258..... 第二十二章

260【两年前 初秋 焚心以火】

267..... 第二十三章

271【两年前 秋 送别】

275..... 第二十四章

277【两年前 冬 如此姐妹】

283..... 第二十五章

289【一年前 春 时间的灰】

291..... 第二十六章

## 第一章

晚餐刚吃了一半，便接到了小慧打来的电话，没头没脑就来这么一句：“如简，不好了，子淇失踪了！”

刚喝到嘴里的汤差点没喷出来，如简定了定神，责怪道：“胡说什么呢，她不是去度假了嘛。”

“小姐，度假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现在早该回来了！这几天一直联系她参加大学毕业五周年聚会的事，结果谁也没联系上她。你最近跟她联系了吗？你们俩走得最近，你要再不知道那真完了。”小慧那口气令人心头发紧。

如简脑中迅速搜索关于子淇的一切，竟然都想不起来最后一次是何时联络子淇的。最近在广告公司换了部门，小环境刚刚适应，又接连出差，忙得团团转，竟也没顾得上和她联系。脑中一片混乱，只好说：“我在外面吃饭呢，这边乱糟糟的，我回去赶紧和子淇联系一下，有什么情况我告诉你……”

一回到家，如简忙给子淇发微信，没回；再发QQ，没回；再

发 E-mail，没回；再打电话，停机……再点开子淇的微信相册，确实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接下来连呼吸也开始急促了，如简心里打鼓，难道真出了事？三个月前她说要和老公去欧洲度假的，是否还未返程？或者她已回国，因为倒时差，还没联系众人？……忽然，如简拍了拍脑袋，加拿大和中国相差十几个小时时差，或许她还没来得及回复。这样一想，心情便稍稍放松下来。

打开她们的通信记录，如简的记忆一晃跳到五年前。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子淇刚出国，如简刚开始工作，一切都那么新鲜。

点开最早的一封信——

DEAR 如简：

住我家感觉还不错吧？别光顾着享受啊，有空记得打扫，阳台上的花也要记得帮我照顾好。回国后，我可是要检查啊。

我刚到加拿大，忙着安顿，现在才有时间给你写信。我与一个中国女孩合租了一个房子，租金也不便宜。那个女孩也是师大的，比咱们小一届，人还算 NICE，是我网上找来的。我们申请的同一所学校，都学新闻。还有几天就开学了，很兴奋！也希望能尽快忘掉那个人！

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不顺心就换个工作，别勉强自己。最近有艳遇没有？BF 怎么样了？随时告诉我你的好消息。

对了，有寄给我的信帮我收着，重要的告诉我，不重要的你就扔掉吧。

MISS YOU!

子淇

那时如简刚搬进子淇的房子，子淇被男人伤，逃到国外疗伤。如简那时始终也不能明白，那个男人究竟好在哪里。令她这样生不

如死。

子淇总说：“等你交了男朋友，你就明白了，别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喜欢的男人有多好。”

一涉及这个话题，比子淇小两岁的如简总是恨铁不成钢地怨自己二十二了仍没正经谈场恋爱。其实脸蛋不算难看，只是身材总是没发育的样子，桃花运一直欠佳。

子淇就不同，C CUP，长腿，1 米 72 的个头，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临行前，子淇一脸认真地对她说：“如简，你也该搬出来自己住，总在父母身边，你怎么交男朋友？”

子淇把钥匙递过来，“搬来我这儿住吧，房租八折。”

“还八折，你杀熟啊，怎么也得半价吧。”两个女人在机场讨价还价。

“傻瓜，尽管来住吧，当姐的还能跟妹要房租啊。”

子淇说完，如简竟然鼻子一酸，泪就下来了。

“干吗？感动啊。”子淇挑着眉毛。

“到那边好好照顾自己！”

.....

最后两人还是抱头恸哭。女人没出息的地方就是拥抱起来，眼泪只会更多。

那时子淇失恋，如简刚刚碰到一个心仪的男人。

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个黄昏，那天如简迷迷糊糊回了家，刚推开楼道的防盗铁门，一个高大的男人霍地像幽灵般出现在如简面前。一个进，一个出，两人差点撞个满怀。

如简“啊”的一声，仿佛真的撞到鬼，正要发作，男人开口了：“你没事吧？”

那男人小麦色的皮肤，衬得牙齿又齐又白；眼睛黑黑的，不大

不小，炯炯有神；头发也是黑黑的，不长不短，直直地垂下；鼻子又高又挺，在五官中最为突出。好久没看到这么养眼的男人，如简一时语塞，竟也忘记要回答什么，便匆匆走了进去。进了家才后悔，至少应该说句“没关系”之类的客气话，显得自己太没素养了。如简那个脸红心跳的样子，现在想来都是滑稽。

那时几乎天天与子淇视频聊天，子淇笑她思春过度，再不交男朋友，早晚也变态了。

如简说不过她。子淇是乐天派，而她时尚不足，传统有余。为此，总有小小的自卑。

视频里，子淇向她炫耀新买的比基尼。

“太性感了吧。”如简盯着屏幕嗔她。

“在国外，穿连身游泳衣的女人像怪物，这你都不知？如简，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保守了，男人会怕的。”子淇取笑她。

“我骨子里就是传统的人，这也是拜我老爸老妈所赐，从小他们就这么教育我，叫我怎么改？”如简有些无奈。

“你们家也管你太严了，这次他们同意你搬出来住，我都挺吃惊呢。在他们眼中，你永远就是长不大的小女孩，你都二十二了，也该自立了。女人要想长大就得交男朋友，你今天遇到这个帅男邻居，记得可要主动哦，下次碰面，一定要主动打招呼。”

“知道了，啰唆……”如简冲她吐舌，心里却真的对那个人七上八下。

谁又能想到，日后那个叫池原的男人，竟成了如简身上的一道疤，多年后都抹不去那份疼痛。

记得刚去加拿大的时候，子淇开始抱怨那边的男人太保守，从不主动与她搭讪。班里的同学也都熟悉了，没有一个是她的STYLE。她反而开始羡慕如简拥有帅男邻居。

“八字还没一撇呢，羡慕个鬼。”周末两人在QQ上聊天，斗嘴。

“你不是带了比基尼吗？怎么没派上用场？”如简逗她。

“别提了，那天真想穿来着，结果在宿舍里一试，把带子给弄断了。我还没工夫收拾它呢。看来为了我的终身幸福，我也得赶快把它修补好，下周一定得穿上。”

“那你下周肯定有戏，谁能敌得过你的火辣身材。”

“但愿！你那个帅男邻居呢，还没搞定啊？”

“我可不像你，我要细水长流。”

“小心被别人捷足先登。”

“乌鸦嘴！”

“你们周末可以约着一起郊游啊！”

“那太明显了吧，除非他主动约我。”

“大小姐，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样？！小家碧玉早不流行了。”

“那我做不出来啊。我会不自在。”

“枉费你跟我在一起那么多年，皮毛都没学到。”

“你还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说找老外好吗？我还真没跟外国人谈过恋爱。”

“可能倒跟你的性格合适，试试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上帝保佑我，快出现一个好男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

“德行！”

.....

时光停留在那段斗嘴的日子里。女人之间可以肆无忌惮地互相攻击，又彼此在意对方最细微的心思。那份美好扑面而来，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温暖身心。

记得出国前帮子淇收拾行李时，如简突然翻出一双滚轴旱冰鞋。

“你不会要把它也带去吧？”如简的眼睛瞪成铜铃大。

“当然要带了，昨天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现在国外都流行穿它，这叫代步工具。”

“天哪，你这是去留学，还是去勾引老外啊？”如简骇笑。

“二者并不冲突啊。”子淇娇俏地一笑。

“你最好身穿比基尼，脚踩旱冰鞋去上课，那场面真是一道风景了。”如简止不住地笑起来，“估计当天你就出名了，老外得排队向你求婚了。哈哈！”

“哎，你这是帮我收拾行李，还是来取笑我呀？看我走后谁还管你……”

收拾完行李，两人肆无忌惮地躺在一张大床上，摊开手臂，四脚朝天。

子淇俏皮地问：“我现在这个姿势请你猜一个字。”

如简瞥她一眼，“那还用猜啊，一个‘大’字。”

“那如果换成男的摆这个姿势，再猜一个字。”子淇接着问。

“那还是‘大’字啊，这还用问。”如简发笑地答。

子淇一脸坏笑地冲她说：“错，应该是‘太’字。”

如简捶她一拳，两人笑得天翻地覆……

子淇没出国的那段日子、两人耍贫嘴的日子还真让人有些怀念。

再点开最后一封 E-mail，来自一年前——

如简：

我马上要结婚了，真没想到我能这么快找到想结婚的对象，签证马上就要到期，如果再不结婚就很难留下，上帝还是眷顾我的。他是葡萄牙人，黑头发黑眼睛，超帅的。回头给你发照片！好兴

奋啊！

对了，我开通了微信，加你，以后微信上和你联系了。

子淇

一年前子淇把洋老公带回国请大伙吃饭，那个欢愉热闹的场面好似昨天……

如简真心为她高兴。她终于摆脱了那个叫袁桐的男人。

大四那年，子淇突然带来一个大她十年的男人，开着好车，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羡煞旁人。之前子淇的几任男友不是师哥就是学弟，像这样的成功男人，还是头一个。子淇认真地宣布，她正式恋爱了！

之后他们便住在一起，她毅然搬出宿舍，为这个男人煮饭洗衣，毕业答辩都差点错过。

见过袁桐两次。第一次是子淇正式介绍那次。听子淇说他从农村考到北京，全家人的生活都由他照料，大学毕业从卖袜子开始起家，一步步做到了今天。如今别墅都有了，也把父母接到了北京。说到底是个努力又孝顺的孩子。

总之在子淇眼中他永远是最优秀的。可如简总觉得他们身份背景差异太大，年龄又悬殊，总觉得不是特别般配。子淇反驳她：“你就知道看外表，男人的外表能当饭吃吗？长得好看的男人几天就看腻了，还不如名车别墅看得舒坦。”

如简骂她太物质，她骂如简太不现实。最后她们还是达成共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谁也不干涉内政，至少做到不拆台。

如简当然要给足子淇面子，第一次见袁桐，还是往好里夸的，至少不能让气氛尴尬。

第二次见面是在子淇家，就在这间屋里他们三个人沉默而坐。子淇刚做完流产手术，虚弱地躺着。袁桐在一旁沉默不语，闷声抽

烟，若无其事一般。如简想痛快地骂出来，却被子淇制止，最后不欢而散，男人摔门而去。

子淇想结婚，那男人不想。那次手术之后，谁都以为子淇会放弃，没想到有一天看到她正在熨男人的衣服。如简疯了似的把衣服扔到地上，什么臭男人的衣服还给他熨?! 那次如简真生气了，闺蜜之间头一次吵架，竟是为一个臭男人。子淇默默地把衣服捡起来重新熨烫。她说男人给她钱了，一个月两千块呢，干这么点活儿就能挣两千块，多划算。

“子淇，你疯了是不是？你忘了他怎么伤害你了，连去医院做手术都是我陪你去的，要他有什么用，就为了性？还是为了钱?!” 如简说得很难听，有点控制不住。

子淇也不生气，她仍旧默默地熨衣服，好一会儿她才说：“我都不生气，你气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你不明白的。”

那天本想给子淇过生日，可放下蛋糕如简就走了。她这个火暴脾气就是这样。

可子淇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更令如简着急。

受了委屈哭出来也好，她越是这样平静，如简越是担心。

“我只是怕你再受伤害。”第二天如简不放心，仍去找她。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放心，我会注意避孕。你不了解的，我真的离不开他。”子淇眼神涣散，避开如简的目光。

“精神离不开，还是肉体?!” 如简却瞪视着子淇质问一般。

“精神离不开，肉体更离不开，这么说你满意了吧?!” 子淇终于抬起头来，脸上终于有了情绪。

“喂，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好淫荡啊。”如简骂她。

子淇不理睬，脸色一整，又恢复平静地看着她说：“如简，你不明白的，男女之间一旦有了那事，是断不了的。”

“怎么可能断不了?” 两人的眼神没有交集，那一刻心里有了一

种莫名的距离。

子淇突然认真起来，说：“所以，如简，你一定不要学我，你一定要守住，决不能轻易跟男人上床。等你交了男朋友你就知道，男人就想要这个。太轻易地给他真不是好事，但你不给他你们可能又交往不下去……记住，如简，除非你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他，否则一定不要轻易给他，不要后悔，明白吗？”

“放心，我才不会像你那样。”如简拉下脸来。

“那倒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儿真的打着灯笼都难找了。你知道袁桐说你什么吗？他说你是机器，不是女人。”子淇的脸上浮出坏笑。

“你们还在背后说我，真够讨厌的——”

稍稍缓和了情绪，为一个男人破坏姐妹的情绪确实犯不上。可一想子淇对那个男人死心塌地的样子，如简就有一种挫败感，总觉得是自己口才不好，才没能说服她。两个女人骨子里都是倔强的，谁也无法说服谁。

后来如简才能明白爱情不是能被说服的，爱情不是说停就能停的。陷在爱里不能抽离的女人并不只有子淇一个。遇上爱情就像中了蛊，情令智昏的道理只有等真正爱上一个男人时才能明白……

屋子里静得很，微信、QQ都没有任何响动。窗外的大厦在夜幕中变成了重重叠叠的剪影。一晚无眠。

第二天，仍然没有子淇的任何消息。子淇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往事浓淡，经年悲喜，全部涌出来。

时光倒转回五年前……

## 【五年前 早春 初遇】

一整晚，楼上都很安静。夜里，忽然涌起一种味道，淡淡的橄榄油味，又有点松节水的味道，不能确定的一种特殊味道。如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仿佛今天才注意到这个味道。并不好闻，倒也不讨厌。

好像来自那个男人，那个与她擦身而过的男人。

真的是抽风了，如简暗暗嘲笑自己。

太过兴奋也是睡不着，翻开书，杨绛的《洗澡》——

按西洋风俗，每当闰年，女人可向男人求婚。男方如果不答应，得向求婚的女人赠送一套绸子衣料。

看到这里如简一笑，这好风俗怎么就没延续下来？

周末回父母家改善伙食。

分开一段再见面，果然有些距离美。问长问短，气氛热闹。

只是突然话题一转，男友问题提上日程。

“到底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带回来啊？”父亲急急地问。

“你们不是不让我找吗？”如简赌气似的。

“谁不让你找了。大学我是说过不让你找，那是让你专心学业。现在你都工作了，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父亲义正词严的。

“噢，想找就能有啊。天上能掉馅饼吗？”如简有些对抗情绪。

“如简，那你也得留心啊。你们公司有没有合适的？”母亲在旁

插了一句。

“干吗找同事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再说，国企就没什么优秀的。”如简并不合作。

“国企怎么就没有优秀的啊？你也太偏激了。你这种态度怎么找啊？丫头，你得端正态度啊。”父亲口气又加重一层。

“我才二十二，着什么急啊！妈，你快管管你老公，还吃不吃饭了？你们要这样，我可不回家了。”

“爱回不回，回来也是蹭我们的饭。”父亲没好气道。

“行了，你们俩一人少说一句。不见面就想，一见面就掐，真搞不懂你们两个。”妈妈终于说了句公道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如简跟老爸的战火永远在见面半小时内定点爆发。

这次战役自然也没好结果，如简饭后急匆匆地赶回了子淇的家。

怎么年纪越大，跟父母沟通越发困难？

如简想不通，倒不如像子淇那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

或许早年父母离异，子淇才会有这般成熟。可见这也不是坏事。有时父母双亲的爱太多太满，反倒成了负累。

此时，手机响起来，如简以为是父母追来的电话，一接竟是子淇。

她从加拿大打来，竟然说控制不住想那个男人，心里很难受。

“发生了什么事？他找到你了？”如简问。

“没有。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子淇声音微颤。

“你可千万别打！再打有什么意义？他都说不会娶你了，这种男人理他干吗。叫你堕胎的男人还有人性吗？！”如简心里不忿，这个子淇，怎么还泥足深陷？

“这几天我总是梦到他，不知怎么了。我出国是为了躲他，可

越这样我越是想他。我发现平静一段时间后，我想到的都是他对我好。”子淇有些哽咽。

“子淇，你是太寂寞了，等你在那边交到新朋友，你就会忘了他了。这种男人真不值得你这样！你忘了他怎么动手打你了？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如简语气坚决。

电话那头沉默了，那道伤应该还在的，怎么就能轻易忽略掉呢？

“如简，有时我真的好羡慕你，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多好！不用为男人烦恼，只为自己开心。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你的那个状态？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今天的子淇真的有些崩溃。

“我这状态有什么好，天天被老板骂，又没男朋友关心，父母又不理解，我多想成为你呢，到国外读书，潇洒自在，多好！”

如简能隐约听到电话那头的啜泣声，这个话题再难谈下去。

如简想不明白，也说不清楚。明知她中了毒，却又不能为她找到解药。也许寂寞的时候总会脆弱些，一旦热闹起来，就会平复。想想自己的伤心从来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单纯得一塌糊涂。

如简盯着天花板并无睡意。自己这个年纪竟不知相思滋味，子淇只大她两岁，怀孕、堕胎、失业、出国、留学，样样都体验过了。想到这儿，如简的自卑感从头涌到脚，心里空空的，就如这间房子。除了一个较好的外壳，什么都没有。

那夜失眠了，看着月亮来了又走，什么也没带走，只留下一片更加忧悒的空白。

这天，回到家已是六点半，就在身心俱疲、一脸菜色地推开楼门的一瞬，一个男人幽灵般地出现在面前。天哪，是他，那个小麦色皮肤的男人！如简迅速振作起来，不自然地说道：“你好——”

男人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应道：“你好。”

一个进来，一个出去，没有了上次的混乱。可就是这样了，也